大地民謠：勞動者的“微笑與尊嚴”

新工人藝術團 2017-04-09

合作社、音樂節、勞動者的“微笑與尊嚴”

——記南塘大地民謠音樂節

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卜衛

2017南塘大地民謠音樂節——新工人藝術團演唱《勞動者讚歌》

（註：部分內容已在中國網2017年4月5日發表）

http://cn.chinagate.cn/news/2017-04/05/content\_40562244.htm

2017南塘大地民謠音樂節開幕式現場（熊穎/攝）

音樂節震撼開場！

4月2日早晨10：00，安徽阜陽南塘興農合作社所在地南塘民府，人聲鼎沸，熱鬧非凡，2017年南塘大地民謠音樂節在這裏開幕了！正是艷陽高照、春暖花開時節，一望無際的綠油油的麥田間，盛開著一片片金黃的油菜花，看似一片花海，讓來參加音樂節的“九野”樂隊的主唱段玉忍不住唱起了《豐收歌》：“麥浪滾滾閃金光……豐收喜訊到處傳，社員人人心歡暢……”

九野主唱段玉唱起《豐收歌》（熊穎/攝）

從來沒有聽說過一個普通的村莊主辦過音樂節，也從來沒見過一個新興的合作社匯集了如此多地方和北京的樂隊，一起舉辦“大地民謠音樂節”，更沒有見過如此震撼的開場秀“勞動者走秀”。如果閉上眼睛，聽著這動感節奏分明的音樂，你會想像一群勁酷年輕的“靚男倩女”在歇斯底裏地舞蹈，以展示他們的“活力”和“性感”。但是，睜開眼睛，你看到的是：藍天白雲下，十多個男女勞動農民穿著樸素，脖子上掛著毛巾，扛著犁耙或手持鐮刀、篩子等農具，分別隨著音樂節奏走上場，自豪地展示他們的勞動情景。對藝術節來說，這意味著內容。那邊是商業制作的拼了命的也還是空虛，這邊則是自然產生的從容的質樸和豐厚的內容。與那些“靚男倩女”相比，他們並不年輕，幾乎屬於老年人，也沒有“標準”的做作體態，但他們洋溢著的自信笑容、他們如此自然與大地融為一體、以及場內場外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，共同創造了一種新的時尚，那就是勞動光榮！

南塘合作社文藝隊的“勞動者走秀”（熊穎/攝）

看著這支走秀隊伍眼熟，經過詢問，果然是南塘合作社文藝隊的，2013年在團中央大禮堂參與錄制了“打工春晚”，他們當時演出的是《勞動號子》，耳邊似乎想起了他們勞作時的“嘿呦嘿呦”的聲音。

南塘興農合作社理事長楊雲標在音樂節開幕式上發言（熊穎/攝）

南塘合作社理事長楊雲標向我這個城市裏長大的人介紹說：他們的表演“全程展現了從耕地、到播種、到收割、到收獲自己的勞動成果的喜悅，可能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這樣一個過程，年齡大的人站在舞台上，你能看到他們的自信。現在從事農業被看作是很自卑的職業，你說你是農民，別人會看不起你。但我們就是要將靠勞動吃飯的一群人放到前面，放到最重要的位置，在第一個節目，在開幕式，讓大家知道，靠勞動吃飯的一群人，是最值得尊敬的，也是最美的”。他補充解釋說：農民的不自信來自社會的歧視，似乎不能賺錢就沒有價值。現在他們在舞台中央，“不是對勞動者個體，而是對勞動本身對所有勞動者的尊重。他們應該占據舞台的核心位置”。

“文化有根、產業有鏈、治理有主”

據悉，這已經是第二屆南塘大地民謠音樂節了。新工人藝術團的鼓手姜國良以前就來過南塘村演出，他說，路變了，以前這裏是土路，下雨就是一腳泥……一個農村合作社，資金並不充裕，為什麽要執著地舉辦大地民謠音樂節？

更深入的訪問才發現，音樂節不僅是音樂，合作社也不僅是單純的經濟合作體，南塘興農合作社，其前身是2001年成立的農民維權協會。隨著國家農業稅的取消，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，村莊幹群矛盾逐漸緩和。維權協會立即轉型為合作社，並於2007年正式註冊。這是一家自發組織成立的農民機構，至2016年已有700多戶入股社員，覆蓋周邊9個社區，下設老年協會、婦女文藝隊、兒童圖書館、農資統購統銷小組、資金互助、小酒坊等。返鄉青年楊雲標已經在這裏工作十多年，現任興農合作社理事長。

根據楊雲標的介紹，合作社歷經團結維權、民主治村、經濟建村、文化興村等發展階段，每一個階段都與文化密不可分。文化其實牢牢鑲嵌在合作社的發展中。每一次轉型，其實群眾都有壓力和顧慮，楊雲標們利用文藝的形式與群眾打交道，鼓勵大家去參與家鄉建設，這也是一種權利啟蒙和文化啟蒙。他舉例說，“你要在村裏推行個什麽，或宣傳個什麽新政策，沒有人來。但你在這裏敲個鑼打個鼓牽個猴，立馬人就來了”，“文藝是比較好的，是讓群眾走出家門，走進社區，走進公共生活的一個方法”。無論是扭秧歌、旱船、花旦、快板書，小戲曲、廣場舞，還是音樂節，都能起到積極的作用，如南塘民府的對聯所說：“同心同德聚人心，一磚一瓦建家園”。所以，南塘大地民謠音樂節在這裏是一種必然。楊雲標用三個詞昭示著合作社的發展：“文化有根，產業有鏈，治理有主”。

 合作的豐碑（熊穎/攝）

文化有根，是要建設一個紮根於本土的有文化的村莊。楊雲標說，“不能為了賺錢將歷史完全拋棄了，老房子扒了，傳統也沒有了。你看現在我們農村發展特別好，國家政策上有很多支持。但還在不斷地修路、賺錢、蓋新房子……其實我覺得音樂節可以給鄉親們帶來更有溫度更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受到文化的熏陶，慢慢會知道，生活除了賺錢蓋房之外，還有很多選擇，還有很多美好的東西。這麽多文化的人走進南塘，將他們的藝術和智慧帶了進來，看到這些根雕、陶藝、手工作品等，都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。看似平時樸素的、散落在各個角落的東西，如果用藝術的眼光看，你可能會發現不同。這是一種鄉村的審美啟蒙。原來院子裏的老樹根、舊家具、被廢棄的農具，其實代表著某種記憶，某種勞動的美……物質發展的同時，人的精神生活也應該同時豐盛起來”。

孩子們在“南塘詩會”上朗讀詩篇《向著明亮那方》（熊穎/攝）

什麽是產業有鏈？楊雲標解釋說，目前，合作社已經開展了包括合作購買（包括農資和生活資料）、信用（資金互助）、農業種植改良（有機蔬菜種植）、文藝活動、社區公益等多項業務，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體，發揮了經濟、社會、政治等多方面的功能，體現了綜合性農業合作社的特征。他問，這麽多年農民這麽窮，為什麽？現在的制度讓農民一家一戶的從事第一產業如種植業和養殖業，但是農業的大多數回報是在加工和服務業，即第二和第三產業，但由於你是分散的一家一戶小農，就沒有能力進入第二第三產業。日本、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農民收入相對較高，是因為可以組織農民從第一產業進入第二第三產業。如果只做第一產業，農民只能靠老天爺吃飯。但如果通過組織起來，打通一產二產三產，就可以讓農民可以獲得全產業鏈的高回報。我們在做小酒坊，也是一種試驗，我們種高粱，種高粱的還可以釀酒，釀酒的還可以賣酒，農業回報就高了。

南塘興農合作社生產的高粱酒“南塘大曲”（熊穎/攝）

第三，治理有主。在北京的公益咖啡館鴻芷，筆者已經買了一本關於南塘合作社學習民主管理的一本書《可操作的民主》。當村民組織起來以後，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不同的意見。來自西方的羅伯特議事規則在這裏經過反覆掙論，演變成著名的《蘿卜白菜議事歌》：“有口難言，主持中立；要算本事，得算是動議；舉手發言，一事一議；面向主持，免得生氣；限時限次，公平合理；立馬打斷，不許跑題；主持叫停，得要服氣；正反輪流，皆大的歡喜；首先表態，再說道理；依事論事，不許攻擊；話都說完，再說決議；先正後反，棄權就沒戲；多數通過，平局沒過；蘿卜白菜，開會順利；蘿卜白菜，開會順利！”先前有記者采訪楊雲標時，他說，民主是要農民可操作的，“如果民主是不可操作的，走向專制是必然的。因為專制好操作，信服一個有能力的人是最省事的做法。”

在音樂節期間，就治理這個問題再次詢問楊雲標時，他舉例說，現在鄉村在搞旅遊。這種農村旅遊其實可以沒有權力的幹預，沒有資本進入，是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旅遊，農民還住在這裏，與鄉村一起發展。另一種發展旅遊是建立在資本引入的基礎上，用農民的老房子老宅子建設一個景區，自然環境也非常漂亮，但農民被趕出去了。農民實際上是旅遊發展的受害者。楊雲標強調說，“不管你（資本）建設有多好，農民就應該是這裏的主人”。

文化有根、產業有鏈、治理有主，逐漸成就了南塘興農合作社。針對有人擔心又回到從前的人民公社了，楊雲標明確說：“合作社與人民公社不同。合作社不是強制加入的，是自願加入的，也可隨時退出，如果你在外打工或做小生意，你當然可以不參加。人民公社則是一種體制，不參加就無法生活。其實最大的不同是：現在的合作社是公民的聯合，你有自由，你有權利，你可以選擇。”多年來辛勤組織者並奉獻著興農合作社，目的是什麽？楊雲標說，“要讓農民有微笑有尊嚴地生活”。

 “與最慢的人一起同行”

在音樂節，你會遇到很多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。老人們有表演“勞動者走秀”的，有做垃圾分類志願者的，有幫助合作社做飯款待遠道而來的客人的……孩子們則一直雀躍著，積極參與各種活動。哪怕是樂隊在排練，他們也會坐成一排聚精會神地觀看……一個社會好不好，不是要看中產、看富裕階層的人群，看所謂的主流人群，而是要這個社會最脆弱的人群，比如留守老人、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，看他們能不能“微笑”地和“有尊嚴”地生活。楊雲標介紹說，合作社會關註三種人，留守老人、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，正像他在一次會議上所說：要“與最慢的人一起同行”。南塘興農合作社為老人舉辦敬老文化節，為留守婦女舉辦舞林大會，為留守兒童開辟了一個圖書館，每天，兒童們放學後都會來這裏讀書……

孩子們在鄉村圖書館閱讀繪本（熊穎/攝）

敬老節是個意外地發現。原來每年春天合作社都會舉辦敬老節，為集體過生日的老人送上大戲河南豫劇，老人也可登台許願放飛孔明燈，這已經有七八年的歷史了。在楊雲標看來，老人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歷史，也是一個村莊的記憶，老人是傳統文化的力行人.......尊老、敬老，讓老人參與到社區中，體現他們的價值，把他們從邊緣拉入到主流中來，是合作社人的心願。

讓筆者最感動的是，合作社會為村裏去世的老人舉辦追悼會，甚至有些老人的追掉詞是楊雲標親自寫的。他會去搜集老人的生平資料，他說，曾經問過一個30多歲的小夥子，他對父親最深的印象是什麽，小夥子回憶道，小時候生病，父親背著他去看病，穿過一個個村莊，走過田野走過小河，在父親背上度過了很長時間，在父親的背上去尋找希望……楊雲標將這些寫到悼詞裏，當他念到此段時，小夥子淚流滿面。楊雲標說，在農村，老人有時會被看作是負擔，但現在你會重新認識一個老人。他可能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命，他很貧窮，他沒有去過肯德基麥當勞，但他們善良勤勞，孕育了新的生命，盡最大努力幫助孩子長大成人，成為家裏的擔當，就特別值得尊重。“很多記憶是需要被喚起的”，他沈吟道。筆者知道，正因為此，他在村裏辦起了一個小型的歷史博物館。

“與最慢的人一起同行”，成為興農合作社的一種價值觀。所以，他們有專門對老年人優惠的“老年股”。大多數老人可能缺少投資經營的能力，但可通過自由入股，年終得到分紅，用這些現金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……

2015年，聯合國發展峰會通過了2030可持續性發展議程，其響徹全球的口號是在發展進程中“絕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”。如何“絕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”？如何在發展中堅持“以人為本”？興農合作社的實踐就是“與最慢的人一起同行”。

 來自大地的民謠之聲

2004年，楊雲標去北京，在工地上聽到“北京工友之家”的新工人藝術團團長孫恒的歌聲，特別感動，就跟著他到很多地方去聽歌。十年後，2014年，“北京工友之家”聯合“紅馬會創意人聯盟”以及“雅韻文化藝術傳播”共同發起“大地民謠音樂節”。他們希望以公益為基礎，通過音樂節的形式，豐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，促進社會各階層文化共享和交融，倡導環保公益理念，推動公益項目發展。至今，大地民謠以音樂節、音樂會、唱談會等形式陸續舉辦50余場活動，在北京、福建、深圳、成都、天津、西安、上海、香港等地受到民眾的歡迎。十年前，楊雲標跟著孫恒去聽民謠，十年後，新工人藝術團跟著楊雲標來到南塘興農合作社，正站在南塘民府的“人間”舞台上，唱響了大地民謠……

北京新工人藝術團唱響南塘大地民謠音樂節（熊穎/攝）

什麽是民謠，大地民謠的介紹材料中寫道：“民謠是民間的、民族的、人民的歌謠，民謠詠唱著單純的情感和不屈的理想。”

大地民謠的核心概念是“公益”。談到“公益”，人們容易聯想到免費演出。但新工人藝術團成員、大地民謠運營總監許多強調，“公益”的概念不僅僅是免費演出，“大地民謠”的創作和演出一定與北京工友之家的其他工作結合在一起，與“同心公社”營地的發展結合在一起，與各地的新型農園、生態農業結合在一也，或與各地的公民建設組織結合在一起。這樣的“公益”概念，其實說是一種“互助公益”更為準確，“公益”的概念比我們想象得要大得多。大地民謠就是要搭建這樣一個公益的平台。

許多所說的這種“結合”正是“大地”的涵義，它是有根基的，而不是一場無來由的音樂狂歡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南塘村就是民謠的“大地”之一，如許多所說，“大地民謠與合作方一定要有精神上的契合，在這個基礎上，可以做內容上的延伸”。在他看來，南塘的互助合作、自力更生的基本精神與大地民謠是非常契合的。這樣的“大地”還有公民建設組織、新興農園、大學裏的支農社團、勞工社會組織等。所以，他們去農村、去工地為民眾歌唱，也從民眾中汲取精神營養，進行新的創作，也為其他組織、音樂人、觀眾搭建了一個合作的平台，真正成為一種“互助公益”。

正因為這裏的“大地”是合作社，是集體經濟，所以來自北京的女性民謠組合“九野”唱起了歌頌集體經濟的《豐收歌》：“南塘是個好地方，自力更生鬥志揚，興農合作社無限好，集體道路寬又廣……”；正因為這裏的“大地”是留守老人、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，樂手們唱起了《誰說女子不如男》、童謠《勞動最光榮》和《我知道》（九野）、《勞動者讚歌》、《敖包相會》等民歌（新工人藝術團）。其他樂隊或民謠歌手也奉獻了與大地相關的歌曲或民歌。來自本地的樂隊捆綁說唱將原唱《歡迎來到阜陽城》改編為“聽說你要回南塘”，並在演出中高喊，“南塘，我回來啦，你要回來嗎？”

本地樂隊捆綁說唱演繹改編歌曲《聽說你要回南塘》（熊穎/攝）

女性民謠樂隊九野演唱豫劇改編歌曲《誰說女子不如男》（許多/攝）

 北京新工人藝術團演唱歌曲《勞動者讚歌》（熊穎/攝）

許多說明：“我們的音樂盡量做到有價值觀。雖然參加演出的樂隊並不都是有鮮明的價值觀，但我們希望他們的音樂與現實有更多地結合，有樸素的價值取向。其實，我們所邀請的樂隊基本上認同這種理念，演出基本上沒有報酬，就是公益的演出，但很多音樂人看到了這種互助”，這是一種無可比擬的溫暖和力量。

新工人藝術團在南塘（熊穎/攝）

女性民謠樂隊九野在南塘（許多/攝）

會合在探索的道路上

參加藝術節的主力樂隊來自“北京工友之家”。作為一個服務於流動人口的公益社會組織，他們駐紮北京金盞鄉皮村已十一年，一直執著地在探索適合工人農民的發展道路，為此發展了諸多社區建設項目，不僅使在皮村的1萬多來京打工者也受益，其皮村社區活動中心等設施也使當地人受益。如同心互惠公益商店、同心創業培訓中心、同心實驗學校（同心實驗學校也承擔了公共教育的功能，逐漸形成了社區學習中心，在這裏發展了“社區兒童活動中心”、“工人夜校”、“同心女工合作社”，為社區兒童和成人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教育服務）、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、社區工會、工友影院、工友圖書館、新工人劇場、工友文藝班、平谷同心桃合作社等。在皮村乃至全國，具有廣泛影響的品牌項目還有“打工春晚”、“新工人文化藝術節”、“新公民兒童文化藝術節”、“勞動與尊嚴—民謠唱談會”等。當我們在皮村社區活動中心觀看月光下的廣場舞時，當我們在同心學校觀看孩子們蹦蹦跳跳地上課間操時，或當我們看到工友在圖書館認真讀書時，我們就會感到，“北京工友之家”的努力使散亂的流動人口聚集區逐漸建設成為一個較為完善的、具有活力的、並具有生產力的鄉村的一部分，建造了服務於流動人口和村民的公共空間，由此形成了一個具有包容性的、可持續性發展的流動工人的社區。不僅如此，“北京工友之家”還通過“同心互惠商店”、同心互惠小額基金、同心桃合作社等項目，創造性建立了城市與流動人口、城市與鄉村的聯結：動員城市居民提供可循環的物資支持流動人口和環境保護，也為城市大學生團體提供小額資助從事支持流動人口的活動等，為城鎮化、城鄉協調發展做出了貢獻。他們不僅在歌唱，他們也去實踐他們的理想，同時用音樂去思考去探索。

崔永元、沈金花主持的2017打工春晚現場（熊穎/攝）

2017南塘大地民謠音樂節海報

同“北京工友之家”一樣，興農合作社也在探索之中。楊雲標在接受筆者的訪問時說，關於發展，“我們現在就是兩大方向，一個是文化，一個是生態。再過50年100年文化和生態都不會成為落後的產業”，他說最反感現在將工廠或資本引入三合鎮，“如果土地被汙染了，如果土地不歸農民了，就沒有原本還生態的農村了”。楊雲標為我們展示了一個“南塘文化生活圈”的圖畫，在這個平平常常的村子裏，他們正在或將要建設書香南塘、南塘歷史博物館、藝術家部落、鄉村戲台、最美鄉村圖書館、鄉村小酒坊以及社員的公共空間南塘民府等。

南塘文化生活圈

關於南塘民府，遞給筆者的材料上說明：

“府，歷來為廟堂權貴獨有，草根布衣建府，廟堂權貴居府，千年如此。南塘，始自西元一九九八，歷抗爭歲月，文化啟蒙、經濟建設，社區營造……南塘民府乃民建、民有、民享。”我們是不是再不用說“府上”了？因為這裏是“民府”。

南塘民府（熊穎/攝）

南塘興農合作社的探索與北京工友之家的探索就這樣在這裏會合了。

應該說，大地民謠不僅是關於土地的音樂，也是自下而上地關於發展的探索，它自然代表著人民的主體性和尊嚴。在大地上的人民，應該成為發展的主人。2015年聯合國發展峰會通過的2016-2030可持續性發展議程（SDG），已經徹底擺脫了唯GDP論，除了經濟發展，SDG還特別強調了社會公正、性別平等、生態保護、和平等發展道路。2015年，習近平總書記在“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”上，指出中國的發展，“扶貧要扶志”以及“扶貧必扶智”。“志”和“智”代表著以人民為主體性的文化和教育。南塘興農合作社，攜帶著一種可操作的民主的、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，與大地民謠會合起來，讓我們看到了 “以人為本”的發展道路的曙光。

九野樂隊、新工人藝術團在南塘大地唱響民之歌謠（葉林/攝）

2017年,是新工人藝術團成立十五周年，寫歌、用音樂來表達，一直是我們這一路走來，面對這世界的一種方式，勞動發聲，用歌聲吶喊、講述、批判、求索，用歌聲聯結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！

新工人藝術團十五周年全新專輯《紅五月》眾籌預售中，歡迎點擊“閱讀原文”參與眾籌，支持新工人藝術團繼續為勞動者歌唱！